

革命故事



紅軍到了我的家

黃錦思等著

57.81

43

紅軍到了我的家

黃錦思等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這本書收入五篇革命故事。“紅軍到了我的家”是写紅軍发动农民向土豪、地主进行斗争和农民衷心爱护紅軍的事迹。“紅四軍到梅县”是写朱德总司令领导紅四軍在梅县打垮白軍粉碎敌人污蔑紅軍謠言的故事。其他几篇也都写的是老苏区人民如何爱护紅軍，有的甚至以生命保护了紅軍的故事，表现了当时紅軍和人民亲如血肉的关系。

革命故事

紅軍到了我的家

黃錦思等著

林龙华插图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總布胡同2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1274 字數15,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插 插頁3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30,000冊

定 价：(2)0.10元

目 次

紅軍到了我的家.....	黃錦恩 (1)
紅四軍到梅县.....	陈振厚 (8)
回忆老苏区人民.....	刘兆先 (14)
永恒的悼念.....	舒 行 (20)
洋袜子的故事.....	干炎林 (26)

紅軍到了我的家

黃錦思

我的家住在河南光山县黃家灣村。

一九二八年，紅軍來到我們光山县寶峰堡一帶。

七月十三日早飯時，爹說：“錦思，吃罷飯還給韓八爺家放牛去。”我嗯了一聲，從灶頭上拿起麥麸皮煎巴，端了碗稀米湯，就向村中心一塊空地上走去。這裡，那怕在冬天，每頓飯時都聚攏許多人，邊吃邊談論村內外大事。這天空地上空氣異常緊張，大人們說：

“世道難啊！國民黨搶不夠訛不夠的，又要跑共產黨！”

“我看今天就得進山，他們來了是雞犬不留的！”

“可是，聽人說共產黨對窮人沒關係，不知真假？”

人們七言八語，個個面色驚慌。我慌慌張張跑回家：“爹，要跑反了！”

“什麼？！”爹、媽幾乎同時脫口而出，臉色刷地蒼白了。

“秀章三佬（叔）他們說的。”我補充說，“要跑共產黨的反。”

“我的天哪！”媽猛地摟住三歲的妹妹號哭起來。家

里頓时象遭了横祸。我一面觉得給爹媽报告了消息，一面又觉得太多嘴多舌。正手足无措，哥哥錦山探头看了看門外没人，回过头来小声地向爹媽說：“不要怕，我在麻城販盐，見過共产党开大会，他們都是穷人，專門打財主，为穷人办事。”可是，刚吃罢飯，村里人大部分都跑到村后面的山上。我哥胆大，他不跑，我也跟着他躲在村边看动静。天黑下来了，听不見放牛娃的响鞭，也看不見村头的炊烟。山村死气沉沉，只能偶尔听見几个老头老婆在街口互相詢問消息的低語声。我俩正蹲得不耐煩，突然望見几十个背大枪的便衣。我吓得摟住哥的腰，紧张地窺視着他們进了我們村。奇怪：他們不抓鷄不拉猪，見了村里的几个老头老婆，很温和的喊着大爷大娘。他們說他們是紅軍，是共产党，打富救貧，为穷人。我想着：这就是共产党紅軍？韓家登不是說紅軍全是紅毛野人？他們这么好？！

我哥就带我湊到紅軍跟前，紅軍很和气的叫我們喊家人回来。我哥站在村头上喊。我也附和着提高嗓門：“媽媽，都回来呀，紅軍可好啦！”听到喊声，老老少少，三三两两，牵黃牛，提包袱，都回来了。我們村里的人見紅軍不但不搶东西，連无人在家的門口也不入，非常感动。大家都愿意紅軍住在自己家里，忙着給紅軍做晚飯，打扫房子。

第二天天刚亮，起早的人发现門口、牆角、井沿上都

貼滿了各色標語，馬上就圍攏許多人擠着看，小孩看不見，急得直跺腳，喊着叫大人抱起他。不識字的人催識字的大聲念出來。人越來越多，紅軍就趁勢宣傳，唱旁人歌給大家聽。當唱到：

四月立夏節，窮人苦切切！

缺油斷鹽無處尋借，

麥子未曾黃，家中又無糧！

幾乎的餓死了妻兒老娘！……

的時候，許多聽的人禁不住流下淚來，說：“真唱到我們心窩里了！”

紅軍白天扛着鐮刀斧頭紅旗，同別村的紅軍一起，上山打反動紅槍會。打罷紅槍會回來，還從山里帶回柴禾送給窮人。晚上就召開群眾大會，宣傳窮人為啥窮，富人為啥富的道理。

住在我家的十個人，都親熱的喊我小兄弟，給我講了許多商城縣打土豪的故事。有個叫曹班長的，每天晚上跟我爹媽講工农紅軍的政策。“不抽丁不拉伕呀，沒收土豪土地、財產分給窮人呀等等。他們還問我錦由哥，哪家田多、錢多、有勢力，哪家對窮人苛刻。開始我爹害怕，不讓我哥說。可是後來，連他自己也向紅軍說出韓家殘酷壓榨窮人的許多罪惡來。他說：“他霸占我的一棵大泡樹，還捆綁打我，訛我兩桌席。送租谷子，不是上風頭的不要，每年還得白做三十個工，過年還得送鷄與他拜年，

要得罪了他，就不能种他的田，也不讓你住他的房子。”韓家是光山县东方圓几十里路出名的大土豪。几十个村的穷人都种他家的田。紅軍决定干掉它。第三天吃过早飯，紅軍宣传队喊我們集合，說是去打土豪，黃家湾、枯井湾等村子的一百多个穷人，都集合起来了。宣传队长站在街心一块石头上，揮着枪，向我們說，“乡亲们！动手吧！你們想想，你們受韓家多少剝削，今天要翻身了。”农民們虽对韓家恨之入骨，但真要动手干，却都面面相覷。貧农韓名章說：“他們有在汉口作事的。你們一走，我們要遭害的。”

“不要怕，乡亲们！干吧！我們不走。”宣传队长大声說，“只要穷人一条心，組織起来，土豪劣紳就不敢不低头。”这时我錦由哥突然跳上石头，紧握着拳头：

“紅軍同志說得对，只要咱們齐心，天塌下来也能頂住，想要翻身，就得豁上。不然，財主知道了也是不得了。我带路，走！”

好！干哪！走！群众拿着梭标，鋤头，籬筐，扁担，一窝蜂的拥向竇家村（距黃家湾一里），这时窟井湾等村的老百姓和紅軍也拥上来了。人群象巨流般的汹涌着往上拥，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了韓家宅院。飘飘的紅旗，大幅的标語，高举的拳头，紅纓梭标，閃光刺刀，多么威武有杀气呀！农民这才看出了自己雄伟的力量。有的就說，一百个韓七，也不怕了。是誰带头喊了一句口号，人海中立

时怒吼起来：“打倒土豪劣紳！”“活捉韓七韓八！”“中国共产党万岁！”“紅軍万岁！”喊声震撼了峰子岭山谷，搖动了韓家几十年的封建根基，連門口的石獅子好象也在顫抖。韓家扣着鉄拴的几个大門，都被紅軍和农民用大樹干撞开了，农民跟着紅軍一涌而进，抓住了韓家心腹当家韓家登，他点头哈腰的說：

“老总，老少爷們！我也是穷人……八爷不在……。”

“去你的，什么八爷不八爷，他藏在哪儿？”

“我…我…不知……”他支吾着紅軍，眼里却恨着我們穷人。我心想：你还恨，杀了你个坏蛋！突然我記起一件事来問他：“韓家登，你不是說，共产党都是紅毛野人？”

“哪里！哪里！”他阴险地苦笑說，“紅軍都是好人。”

群众恨透了这个家伙。他狗仗主势、逼債催租，无恶不作，穷人誰見他誰害怕，当紅軍知道了他的身份时，說：“杀掉狗腿子！”——狗腿子？新名詞，当农民領悟了这个名詞的真实意义时，都吼着：杀掉狗腿子！杀掉狗腿子！于是，韓家登就挨了我們农民翻身斗争的第一刀。

这次斗争沒有捉住韓七韓八。可是从韓家仓房里弄出了几百担粮食，从牆脚底下挖出好几百串銅錢，韓家的衣物、家具全部沒收，紅軍把这些东西分給了农民。我家分了許多粮食和家具。特別是一口紅油漆的大木箱，亮光耀眼，塗有美丽的花边，很惹人注目。我妹妹爬在上边照人影玩，我媽一手扶着她，一手撫摩着箱子，两只昏

花的老眼，感激的盯着紅軍。

“天哪！我……我出嫁時也沒見過這樣箱子呀！紅軍，真是恩人！”

這次分東西，少數窮人不敢要。許多先覺悟的青年，就協助紅軍教育他們。我哥和那個曹班長就抬着一個大櫃子，裝滿糧食和衣服，送進三叔和我家裏；曹班長說：“韓家一年到頭大酒大肉的吃着，夏天打洋傘穿麻紗，冬天烤炭火穿皮袄，你呢？牛牛馬馬干了半輩子，還不送進到韓家倉房裏了。這不是咱命劣，是他剝削了咱。”

我錦由哥接着說：“三佬，怕什麼，陰溝篾片也翻身，一不作二不休，富人喝咱們的血，咱還不抽他的筋？韓八只要敢帶着紅槍會回來，咱們就組織起來跟他拚。”

就這樣，農民全部發動起來。迅速成立了鄉、區蘇維埃政權。可是，紅軍又要轉移地區發動鬥爭去了。

七月二十五日，太陽初升，有些人家屋頂上還留着炊煙，紅軍已掃干淨院子，送還了鋪草門板，就在村頭壩子裏集合了。黨代表檢查群眾紀律的時候，各家都沒有人了，男女老少全圍在村頭歡送紅軍。許多人暗暗拭淚。紅軍也舍不得走，只是唱歌，窮人歌、打柴歌、農民歌，一支接着一支唱，想用歌聲安慰農民，可是，越唱農民越難過、越留戀。忽地一聲，人群擁了上去，一個個抱住了紅軍：“同志，你們別走吧！”我媽也雙手拉住曹班長，曹班長

难舍地低下了头，找不出安慰我媽的話来，就用手輕輕地摟住我的脖頸說：“我們就会回来的，小兄弟，要知道，我們应讓所有的穷人都翻身啊！”

这时秀章三叔和爹几个老年人，声音激昂地說：“去吧！我們的恩人，快去把所有受难的人都解放出来。”

“乡亲们！只要地主敢动动，你們送个信，我們馬上就会回来。我們就在新集一带。”党代表說着，就带队走了。

紅軍走后个把月，成立了区、乡、村苏維埃及土地委员会。我哥錦由也当选了村委員。委员会把韓家的田分給了穷人，我家分到二十担田，农民們象过年一样，投入了紧张愉快的秋收之中。农民們集中了土枪、梭标、大刀等武器，組織了保田保家的赤卫队。我們家乡的穷人就是那样翻了身。但天天望着紅軍回来。

紅四軍到梅县

陈振厚

1929年，紅四軍由井岡山東征，經贛南、閩西，到达广东梅县。

当时我在松源初中讀書，由于处在暗无天日的反动統治下，受了許多毒化的宣传教育。学生們都以为共产党、紅軍非常可怕。学校內外流传着紅軍“杀人放火”的謠言。一些反动教师更污蔑說：“紅軍专杀知識分子。”那时軍閥部队到处拉夫勒索、搶劫。由松口到潮汕去，抓了很多民船。我爸爸和哥哥就是撑船工人，因为去晚了一会兒，就被他們毒打了一頓，都被打伤了。吓得我直哭。从那时起，我見到当兵的就怕。这次听说来了比白軍还坏的紅軍，心里更怕的不得了。

那是重阳节以后的一个早晨，我們刚吃过早飯，突然听说紅軍来了，人們頓时大乱，惊慌万状，大部分同学一溜烟走了，只剩我們二三十人无处躲藏。

这时，在学校对面的采山村后面的青塘村出现了两支长龙似的队伍，都穿灰色衣服，飞快地向老圩冲来。原来这两支队伍就是紅軍。是赶奔老圩围歼白軍的，我們不知道，以为包围我們学校来了，吓得我們攪在一起又

哭又喊，臉上連點血色也沒有了。逃走嗎？前後都有紅軍，到哪里去呢？不逃嗎？難道坐着等死？

不一會，砰砰的槍声响了。原來早晨剛由新圩開往老圩（相距五里）的白軍一個連，突然被紅軍包圍，沒來得及抵抗就被消滅了。

接着我們學校附近那些官僚、地主的房子便駐滿了紅軍。一隊一隊的紅軍打從學校門口經過，都沒有進校門，本來學校駐上三四百人是不成問題的。因此，我們都覺得有些奇怪，開始壯着膽、小心翼翼地怀着好奇心走向校門口看風聲。

從校門里往街上看，街上的人照樣來來往往，我們胆子壯了，才敢走出校門。一出校門就看見右側的高牆上貼有一張蓋有紅四軍政治部印的保護學校的大布告。走到新圩街道上又看到貼滿保護商店的標語和布告，所有商店照常營業，公平交易，秩序非常好，只有幾家大資本家門戶緊閉着。同時到處都有三五個紅軍用亂麻或用竹子砸碎了做的筆，寫牆頭標語。他們寫的字非常漂亮，吸引了許多觀眾觀看。大家都說：“寫得太好了！”

街頭還有一簇一簇人群靜聽紅軍政工人員的演講。在向群眾宣傳紅軍的城市政策，叫他們不要怕，動員逃跑的人回家。

第二天，一些政工人員帶着許多宣傳品到我們學校里來了。他們很親熱地和我們談心、玩耍，使我們感到同

紅軍在一起有如久別重逢的亲人一样。于是我們就毫不拘束地提出了不少問題，譬如：紅軍这样文明，为什么白軍把你們說得那样可怕？是不是你們只是在这里好些呢？他們笑着向我們解釋說：“敌人在不少地方簡直把我們說成妖怪，但我們不怕，誰好誰坏人民会看得很清楚。敌人的謊言会不攻自破的……”这些話已經过了二十八年，如今我还記憶犹新呢。

林彪司令員（当时縱队司令）也到我們学校来了，在礼堂里召开了留校的全体員生（30多人）會議。林彪同志很年輕，那时才20岁左右，个子虽然不高，但很精悍的，穿着一套灰色的旧軍服，非常朴素，講起話来脸有些发紅。我們学生都很惊奇地談論着这位年輕的司令員。他除向我們講了許多革命道理外，还勉励我們好好学习，关心我們未来。我們很受感动。真的，在那样动蕩时代，有誰关心过我們青年呢？可惜林彪同志很忙，話沒有講完，就被一个同志叫走了，然后由政治部主任（記得好象是姓馬的）給我們講，講了很久，还說了不少关于学习科学知識的話。

紅四軍軍长朱德同志住在东升樓——一座华侨新建的房子里，亲自接見了我們。他穿的灰軍装退色退得不成样子了，跟士兵的毫无两样，穿着一双布帮胶底鞋，这种鞋那时在梅县一带是最便宜的，大概是二三角錢（銀洋）就可以买到。如果不是左臂上佩的一块紅布上面写着紅

軍第四軍長朱德，真無法知道他是一位紅軍首長。可能長期經受風霜，他的臉赤紅赤紅的，下頷和兩腮的胡子好久沒有刮過了，長得很密很長。

朱德同志對人非常親熱，一見面就招呼我們坐，親自給我們倒茶，還拿出許多花生來款待我們。接着他給我們講了許多關於當時的國內形勢（當時長江流域軍閥正在混戰），精辟地分析了一些重大事件，指出了我們青年今后的任務。他給了我們很多知識。這時，一個年齡較大的同學問道：“毛澤東同志為什麼沒來？”（那時敵人報紙造謠說毛澤東同志被打死了）朱德同志和藹地回答說：“他在福建沒有來。”

朱德同志真象一位慈祥可愛的母親。我老是目不轉睛地瞧着他，老瞧不夠。他不知有股什麼力量，吸引了我們所有的人，給了我們最深的印象。事後他成為我們經常談話的中心。

次日，在老圩召開了群眾大會，我們學生也參加了。朱德同志正在講話，一看見我們就親熱地頻頻招手，向我們打招呼。會場很簡單，只有草坪上隨便搭起的一個木板講台，周圍站着一千多群眾。大家聚精會神地聽朱德同志講話，不時爆發出笑聲和掌聲。

紅軍太可親了。我們所接觸過的，不論幹部、戰士，一見面，一談話，就會使人愛上他們，給人們留下永遠不能忘懷的好感。

紅軍在这里住了四、五天，到处写滿了“打土豪、分田地”“穷人打穷人”等標語，并清算了几个官僚和大地主，为穷人伸了冤报了仇，做了許多大快人心的事情。

紅軍紀律严明，絲毫不动群众的东西。紅軍初到时，受了白軍的反动宣传的人們，有的逃跑有的躲藏。寺边村有一个卖甘蔗的小販，看見紅軍来了，来不及躲藏，丢下一把甘蔗就慌忙的逃走了。紅軍吃了无主的甘蔗，却按每条甘蔗二角銀毫計算放在小販的竹籬里（其实当时的一角銀毫可买一至两条的甘蔗）。事后小販发现甘蔗被紅軍吃光了，竟收到比自己甘蔗价值一倍多的銀毫，乐得眉开眼笑。群众到处都談着紅軍爱民的事。

紅軍在松源住了两天之后，大家都晓得紅軍是人民的軍隊，是为解放受压迫劳动人民的軍隊，因而，大家都爭着送柴、送菜給紅軍。紅軍坚决不接受，要按价給了錢才肯收下来。一个紅軍炊事兵因为不小心，打破了群众的一口旧鍋，紅軍却赔了二块銀元，其实新的也不过一元半左右。

紅軍的一部分伤员，走路有些困难，群众主动地要抬着他們走，紅軍給錢，群众不要，伤员着急地說：“如果你不要錢就别抬了，我自己爬好了！”

紅軍是在下半夜两点鐘左右离开松源的，但一点也沒有惊动群众。他們还輕手輕脚地把住的房間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門板上好，水缸里挑滿了水才离开。紅軍的

一舉一動，在紅軍走后成為群眾中經常談話的資料。曾被盛傳一時的謠言，自紅軍來了以後，已被鐵的事實徹底粉碎了。

紅軍給我們撒下了革命種子，指給了我們革命方向。他們走后，赤衛隊很快壯大起來，不斷地給反動統治以嚴重打擊。我清楚地認識了國民黨的反動實質，在“九·一八”事變後，勇敢地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不久，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地下鬥爭。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又參加了武裝鬥爭，至今，我仍然在紅軍指給我的道路上前進着。